

马渡关游记

□马元志

马渡关镇位于宣汉县西北一隅,地处宣汉县、通川区、巴中平昌县交界地,在唐朝至清朝是重要的交通要道。因三国名将张飞骑马夜踏沙溪河,故名马渡关。

我与马渡关结缘是因妻子是土生土长的马渡关人。岳父岳母早年定居达城,我与妻结婚至今,回马渡关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提起马渡关,妻子总是眉飞色舞,炫耀其历史文化和美景,我却不以以为然,认为与其他山区乡村大多无异。

时令初秋,多连绵阴雨,酷暑早早逝去,逢晴好天气,天空碧蓝,白云如絮,我和妻弟一家驱车回马渡关。从达城出发,途经双河镇后,弯道多,车速放缓,打开车窗,清新的山风迎面吹来,神清气爽,窗外山林树木苍翠、明亮。五十余公里的柏油马路,近两个小时才到达马渡关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马渡关是荔枝古道的重要驿站之一,其境内荔枝古道纳入蜀道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。我行走在长条的青石板上,马蹄声早已远逝,那飘荡的风还在继续吹,风吹向远方,又从远方吹回。青石板的缝隙里、路边草丛中,蟋蟀稠鸣,此起彼伏。古道青幽石板经历千年风雨,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镜,留下斑驳的丝丝苍凉。

在这条荔枝古道上继续行走,信步来到浪洋村。浪洋村是一个古村落,浪洋村的来历与一座寺庙相关,寺庙名叫“浪洋寺”,寺庙始建于南北朝,曾经建筑宏伟,寺院内存摩崖石刻佛像众多。民国时期,寺院毁于一场大火。后来,在残垣的废墟中,寺院重建,保留下来的摩崖石刻像只有一百座。其中,最珍贵是男观音石像,目前,世上仅存三座男观音石像。遥想,唐宋时期,这里香火不断,远近信徒,前来朝拜。现存的摩崖佛像,经历千年的风雨侵蚀,隐藏在大山深处,没有莫高窟的规模,没有乐山大佛的宏伟雄壮,更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,它与这宁静的山村默默相守,福佑着浪洋人的平安、幸福。

马渡关四面环山,沟壑众多,植被丰富,常会出现云雾升腾的美景。翌日一早,我们来到妻子在家常念及的光坝,这里有她童年的足迹,有难抹的童年记忆。光坝非平坝,而多为斜坡,地势较高。因地质原因,灌溉取水不便,不宜耕种,以致荒芜,野



草萋萋,取名光坝。后来,农林专家考察,结合地势和当地气候,适合栽种茶树,并成立了现代农业生态茶园,占地一千八百余亩,此地茶叶硒含量高、品质好,颇受消费者喜欢。当地人也便把光坝称之为“茶山”。我伫立在茶山开阔处,抬眼望去,四周群山高低起伏、横亘绵延,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川被云雾笼罩,沟壑间、半山腰或能看见隐隐约约的零散农户,这些农户远离都市,远离喧嚣,居住深山,恍若世外桃源。

下午,我们前往马渡关石林景区,景区离场镇不到两公里,途中,经过一腊梅种植园。因季节原因,错过腊梅花开盛景,错过馥郁花香。看着眼前光秃秃的花枝,可曾想,再等几月,这里则是满园竞放、花香四溢,来往行人徜徉乡间小道,惬意地享受这份宁静、美好。在腊梅园前方,石林山脚,有一小院,小院主人姓潘,乃妻侄,他个子不高,却很精神。交谈中得知,他经营着小型的汽车修理厂和农家乐,生意很好。

马渡关石林属喀斯特地貌,一显著特点是石中有林,林中有石。景区大门,青石城墙,突显厚重历史,进入石林,一排整齐的石磨犹如古代兵卒,雨淋日晒,岿然不动。幽幽山谷间,植被茂密,林木葱茏,一条石径沿山谷穿行,山谷常年阳光见少,小径湿润,表面光滑,并覆盖一层绿茸茸的青苔。微风拂过山谷,林间枝叶发出的声音,小溪涧,流水淙淙。山谷深幽,空气纯净,可谓天然氧吧,沁人心脾。

景区石林,山石嶙峋、形态万千。经过山谷后,小路崎岖,途经一陡峭处,似乎没有了路,只见一株古树匍匐侧倒,顽强生长。树干处便成小路通道。在岩石一悬崖处,有条人工栈道,栈道就地取材,用树木

搭建,栈道下方悬空,通过时,需小心翼翼、弓腰而行。继续前行中,形态万千的石头呈现眼前,关刀石、灵猫石、望郎石、老姬石,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栩栩如生,那两块巨石间的“一线天”,更为险峻。景区最高山“小寨子”,寨子是古代防匪寇和外敌入侵,风化石拱寨门已长出蕨草,留下岁月斑驳的痕迹,寨子有一个大石洞穴,这是古寨人生活场所,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大石碾磨盘。登上山寨峰顶岩石远眺,远山含黛,山下美景尽收眼底。

游山归来,已是黄昏,夕阳洒在乡间小路上。

“清早起来去(哟)放牛(喔),一根田坎(苏二姐,你呀我呀娃娃子)放出头(喔,二嫂哟)……”

渔池村的田间,传来民歌小调,于婆婆满脸皱纹,头上裹着黑布巾,弓着腰挥舞着锄头。于婆婆从小就喜欢唱山歌,子女长年在外出务工,她侍弄着少量庄稼地和一畦菜园。妻子说,她们家乡很多人都会唱山歌,马渡关是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川东民歌有四百多首,马渡关就有二百多首。

为弘扬、传唱民歌,使民歌得以传承,近几年,马渡关中小学,老师教唱学生,而且,镇政府多次隆重举办民歌赛,男女老少齐参加,只为把民歌唱出马渡关,唱响全中国。

马渡关之行,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自然美景和厚重的历史与民歌文化。秀丽的山山水水哺育着勤劳、善良的马渡关人,如今的马渡关人在新时代下品尝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甜蜜,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。

悠悠铜宝寨

□米元双

在石板工作近十年,每天都与铜宝寨并肩而眠,然而上寨顶玩耍的次数实在少之又少,不是因为上面不好耍,而是因为与她太熟,亦或是缺乏欣赏她的心境。

春光难留,岁月易老。经历了人生又一个春夏,一场秋雨将酷热冰消云散,秋风阵阵,凉风习习,心情难得如此舒畅,遂邀上一好友欣然前往铜宝寨。

铜宝寨其实就在石板街道隔铜钵河相望的对岸,相距不过两公里。其海拔600米,因周围几十公里地势低洼,唯铜宝寨威风凛凛,孤傲耸立,高高在上。以前我们上寨顶均需从场镇过河沿长坡攀爬而上,一千余米的长坡时常累得人们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,这也是我过去上寨顶的原因之一。如今,到寨上早已修好了宽阔的水泥路,一座座错落有致、白墙碧瓦的新农村在铜宝寨山腰如雨春笋般悄然挺拔,早已没有了当年“茅草萋萋、孤峰寂寂”的景象。远远望去,安静的村落犹如躺在铜宝寨怀里的一只只白色羔羊,将铜宝寨打扮得分外妖娆妩媚。

如今上铜宝寨,再不必舟车劳顿和经历跋涉的艰辛,从城区驱车也不过半个小

时便到寨下。走进牌坊山门,望天挂下一副石砌陡梯,直铺跟前,两旁苍翠葱茏的树木自成楼梯护栏。此寨四周全是悬崖,上寨顶唯这一条独路可行,真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的架势。相传,明朝一朝廷命官路过此地,见铜宝寨兀自高耸云端,不顾长途跋涉的艰辛,亲上寨顶题写“险要天成”四字,据说如今仍保存于寨顶寺庙中,成了镇寨之宝。又传,清初,一帮教众武装驻扎于此,盛夏,被对手团团围困,相持月余。寨顶绝食绝饮,饥渴之中想一计策,砍一慈竹编制几尾长鱼,高挂树梢。山下见寨顶在烈日下晒干鱼儿,知寨顶有饮有食,便泄气退兵。教众见对手已退,争拥下山,扑向一小溪饮水。对方知上当,速转身掩杀。双方一场恶战,死伤无数,血流成河。后人为记之,称该溪为红花溪,该村为红花村并沿用至今。有了这些传说,铜宝寨更加鲜活起来。我们迫不及待地直奔寨顶,极目处,又是别有一番洞天:草坡、谷川、浅丘……百形百态,景象万千,大自然把应有的全部佳景,推推搡搡地排在这一处,使得各种景致被推挤得精细,小巧而又玲珑。尤其惹人眼的还有相距不远、若隐若现的巴国神

鸟——金垭新机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,在不久的将来,站在铜宝寨顶,静观飞机的起起落落将成为一道新的风景。

铜宝寨寨顶不大,方圆不足百亩,二十年前培植的花草树木长得郁郁葱葱,大都绿得发亮,其间也有几缕“金黄”,还有一排红叶李红得让人眼馋,你不得不佩服大自然这位“丹青”高手将色彩调配得如此和谐和妥帖,让你尽情地在“画中”游览。与前些年相比,寨顶又多了些许建筑。矗立在寨顶最高处的观音铜像高达18米,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,格外地庄重和醒目。身处寨顶,满寨清风,满寨秋色,这里,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各色花草;这里,有我难得感受到的静谧和清雅。我们平眺远天,天之尽头,晴空万里;我们俯首大地,地之极处,云烟轻起,城市的喧嚣和浮躁早已荡涤无存。

下寨了,我们如晚归的牧童疯癫着往下跑,一路秋风习习,一路兴奋不已。我真后悔,如此绝妙佳景,过去怎么不多上来两回。不知不觉已到停车处,恋恋不舍中再次回望,那铜宝寨恰似一个钵儿扣在高天。